

翻身文藝叢書

水漫藍橋

(古裝梆劇)

河南省文聯編輯部編

河南省文聯籌委會出版

前言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主辦的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連續演出二十三種戲曲形式的八十多個劇目，並分別將優秀演員和優秀節目予以評獎。爲了供應各地劇本的需要，我們特選這四個比較短小精悍的節目，加上梆子調門，予以推廣。

「水漫藍橋」在河南已經是羣衆比較熟悉的戲，內容用不着再作詳細的介紹了。本篇係採自「江淮劇」的修改本，刪去了舊本的糟粕，句子也較舊本顯得生動，它把封建禮法對青年男女的束縛與迫害盡情的揭發出來，在這個改編本中，韋郎保和藍玉蓮越發可愛了。

「葛藤」是楚劇的一個保留節目，經過中央、中南兩次會演演出和修改，成爲一個很好的諷刺喜劇，表現了勞動人民的機智和熱情，葛藤這個長工，階級立場堅定，聰明又勇敢，而且是富於階級友愛。演出時千萬不要把他醜化。

「百日緣」是一個神話劇的最後一場，河南梆子叫做「張七姐臨凡」或「織黃綾」，但因流傳已久，被封建統治者穿鑿附會，很多地方已被歪曲，而且顯得非常拉雜，楚劇工作者在修改「百日緣」這個劇本中，化費了相當大的努力。通過張七姐和董永兩個劇中人，表現了古代人民對封建統治者的唾棄和憤懣，同時可以聯想到舊社會被封建勢力迫害的青年男女何止張七姐董永兩個！在演出時應當向觀衆講明神話與迷信的區別，勞動人民在沒有組織起來以前，不敢正面地向封建統治者宣戰，只好創造出神話，來抒發自己的情感。

「千里送京娘」也是江淮劇在北京演出比較成功的劇本，刪除了迷信、淫蕩部分，把台詞也

作了適當的精簡，演出時，要表現京娘的天真、活潑，和趙匡胤的英雄氣概，切記不要夾雜色情動作和低級的詞句。

這四齣戲主要是推荐给各地戲曲團體演唱，有條件的農村劇團或街道劇團也可考慮上演，但不要因為要排演這幾個古裝劇去製買行頭道具，形成浪費現象。

河南省文聯編輯部

目 錄

水漫藍橋..... (1)

葛麻..... (6)

百日緣..... (33)

千里送京娘..... (41)

水漫藍橋（一名藍橋會）

人物

賈玉珍（即藍玉蓮）

章郎保

第一場

（賈玉珍上）

珍：（唱慢板）賈玉珍時常心煩悶，想起章郎讀書人。度日如年時時恨，那天枯樹再逢春。我和他從小就相認，情投意合像一人。左鄰右舍常說笑話，（下句起轉流水）說我們好像鴛鴦不離分。兵荒馬亂真可恨，想不到我們拆散五六春。章郎一去無音信，我在中途遇強人，賣與蔡家做養媳，從此跳下陷人坑。逼我改名藍玉蓮，不准再喚賈玉珍。二老公婆心腸狠，丈夫貪玩年紀輕。鍋頭灶竈洗乾淨，收拾撿子把水抬。（挑起撿子出門）（轉二八）賈玉珍走出大門外，常把章郎掛胸懷，自幼兒相親又相愛，逃兵荒你我兩分開，想你一載又一載，春季裏百花排芽遍地開，倚門把你來等待，夏季裏滿塘荷花無顏色，夢中與你談歡愛，秋季裏紅黃菊花受霜災，為你禱告把神拜，冬季裏大雪紛紛滿天白，百樣花草都不愛，一年四季望郎來，（重句）一年四季望郎來。（小圓場，到橋邊放下撿子）（流水收句）打涼水先把繩繫

解，（打歌介）王珍擦臉汗下來。

（章郎保由下場門上）

章：（唱二八）三里走過桃花店，五里行過杏花村。將身來在藍橋上，看見一位女佳人，看她面目熟得很，好像幾年前的賈玉珍。避開姑娘暗思忖——（章暗暗站在玉珍身後）

珍：（接唱）天氣暑熱少行人。（誇將）來得慌，打得忙，渾身汗汪汪，溼透我衣裳，樹下避太陽。六月熱難當，熱的心發慌，無人到橋樑，拿衣裳當扇子搨搨風涼。（流水收句）

章：（唱二八連板垛子）我把姑娘來打趣，藍橋上喜壞我章郎。前看好似玉珍樣，後看好像賈姑娘，本當上前把話講，認錯姑娘太荒唐。假藉討水把藍橋上，遇話答話諒無妨。行路人上前

把禮敬——

珍：（接唱）藍玉蓮還禮在一旁。（章郎聽她說出名字，有點失望，但還懷疑；玉珍也好像認得他，彼此一愕。）莫非問我桃花店？莫非問我杏花村？莫非投親換錯路？莫非訪友換錯門？說得真，道得明，藍玉蓮指路你動身，倘有一字言差錯，莫怪指路不分明。

章：（唱）一不是問你桃花店，二不是問你杏花村，又不是投親換錯了路，又不是訪友換錯了門。今天天氣熱得很，先生放學轉回程。小生行程十里路，走得口乾頭發昏，討口涼水解解渴——

珍：（接唱二八對口）打好涼水很現成。

章：（唱）謝過大姐喝涼水，

珍：（唱）藍玉蓮上前忙阻攔。（垛子）行路的人，心未定，汗又未乾，喝下涼水要得傷寒；回家去得上了傷寒病，後悔嫌遲找麻煩。

章：（唱）姑娘見過千千萬，那像這姑娘心腸甜。說什麼行路的人，心未定，汗未乾，喝下涼水得傷寒，回家去得下了傷寒病，縱然得病與你無關。二次上前喝涼水——

珍：（接唱二八對口）二次上前忙阻攔。一片好心將你勸，倘若得病我心不安。

章：（唱）回家心急把路趕，口渴舌乾行路難。

珍：（唱）讓我回去把熱茶辦，（欲下又回）又怕公婆把是非談。（流水收句）

章：（唱流水）大姐好心令人感，既怕公婆免爲難，告別大姐往家奔，（欲下）

珍：（唱）藍橋上丟下賈玉珍。（章郎保曉得賈玉珍名字，猛然回頭，站住細聽。）公子與我來談論，其中必定有隱情。看他面貌熟得很，越看越像心上人。只怪我未問他的名和姓，（懊悔介）（飛板）越想越苦我賈玉珍，莫非他真正是章郎保？（章郎保知道她是賈玉珍，驚喜地折回）

章：（唱）大姐莫非是賈玉珍？（玉珍又驚又喜）（唱）問你可曾認識我？

珍：（唱）莫非你是……

章：（唱）我章郎保，集賢莊上與大姐對門。

珍：（白）呵呀！哥哥呀！

章：（白）妹妹呀！（二人擁抱介）

珍：（唱飛板）曾記得遭兵荒來分散，流落在外受欺凌。一肚子苦楚說不清，無處告訴人，還比黃連苦十分。

章：（唱）我與你見面不相認，一恍隔了五六春，認不清妹妹賈玉珍。今日藍橋會，有什麼苦楚說給哥哥聽。

珍：（唱）與哥哥分別後遭不幸，壞人把我賣在藍家門。丈夫年紀才十三春，屈天屈地屈煞人。

章：（唱）勸一聲妹妹呀休要兩淚淋，你妻大夫小不相稱，妹妹受罪我痛在心，五年久別重相

珍：（唱）妹妹的心事好一似藍橋下的流水，滔滔不斷萬丈深。

章：（聞言沉痛萬分，長時間的沉默）。（唱）記得你，從小生來好人品，

珍：（唱）我今天，面容消瘦不像人。

韋：（唱）記得你，從前臉帶三分笑，

珍：（唱）我今天，遭受折磨不像人；

章：（唱）託得你，天生聰明又伶俐，

珍：（唱）我今天，做小媳婦牛呆癡。（轉二八）公公婆婆不講理，十三歲的丈夫太頑皮，我時

常背地流眼淚，妹妹的苦楚兄不知。

韋：（唱）今日相會藍橋地，我不忍叫妹妹再被人欺。

珍：（唱）妹本當與哥哥從長計議，又恐怕公婆打罵不敢延遲。

（唱）姊妹莫非要回去？想不到意外相逢又分離。

（唱）傷手難醫醫不了，眼看夕陽照樓梢，潯腹委曲把水來挑，（叫頭）兄呀！兄呀！兄

叨！同去還與扣曉飢燒。

三妹在旁，勿別直達在今朝，姝姝走後兄無聊，（叫頭）姝呀！姝呀！姝呀！你我的

木下仁平

斷了鐵鍊子，飛出籠牢。

草：（唱）打碎那樊籬飛出鳥，撕碎了網兒放魚逃，海闊天空任逍遙。

（合唱）兄呀！兄呀！妹呀！妹呀！海闊天空任逍遙。

珍：（唱飛板）眼看天色近黃昏，辭別哥哥轉回程，連連回頭看章郎，玉珍不禁淚滿襟。

章：（唱）妹妹呀！哥哥一定將你等。

珍：（唱）我一定前來相會在三更。（匆匆挑水下）

章：（唱）好恨也！想他的婆婆定兇狠，妹妹受罪有五六春，今夜三更人脚定，好與妹妹再覓心。（下）

第二場

（章郎保上）

章：（唱裁板）樵樓上打初更月上柳梢頭，（一更）（轉慢板）我和妹妹心意兩相投，約定黃昏後再敘根由，想當年青梅竹馬情義厚。樵樓上打二更月兒漸高，（二更）等待妹妹那怕夜蕭條，更深行人少，魚兒水上漂，章郎保但願藍橋是鵲橋。樵樓上打三更月兒向西沉，（三更）好像是妹妹的脚步聲，山洪浪滾滾，一片汨汨聲，錯當了妹妹來把我尋。（四更。章郎忽然見脚下有水介。）（飛板）樵樓上打四更洪水漸漲，藍橋九孔個個翻白浪，水漲到頸項，身體往上湧（計）把妹妹望，死活抱住藍橋樁。（倒下）

（五更。玉珍內唱飛板「急急風」上）

珍：（唱）公婆心狠着住我，等壞章郎我哥哥。（玉珍見屍，連步，抱屍痛哭。）（唱滾板）見哥哥死橋下心中難受，可憐你爲妹妹把命來丟。想當初你年輕我也年幼，勝似那親兄妹情義相投。二公婆看守緊寸步難走，這時候抱屍枉把心碎。我愛你你愛我世間少有，哥哥，你既死丟下我怎得出頭。（指縣內唱）事到如今你莫恨，我本不是你家人。前思後想無限恨，（玉珍）哥哥，等等妹妹一同行！（跳水介）（劇終）

（劇終）

（計）湧：浮的意思。

葛 蔴

登場人物

馬 鐸——老生

葛 蔴——丑（可抹乾淨臉）

張大洪——小生

馬金蓮——花旦

第一場

馬：（出場大揆小）（引）往年家貧窮，如今成富翁。（白）老夫馬鐸，娶妻康氏，膝下所生一女，取名金蓮，昔日與張仁交好，將吾女許配他子大洪爲婚，結親之時兩家貧窮，如今我家豪富，吾女若配這門窮親，豈不做了卑賤之人，溝壑之鬼？老夫有意說他進府，逼寫退婚文書，好將吾女另選高門大戶，一來女兒終身有靠，二來與我門風有光。好倒是好，叫那個去喊他呢？（想介）我家僱工葛蔴，倒也十分能幹，叫他前去說他進府，就是這般，葛蔴走來！

葛：（夾白）來了，（上，唸占板）甲子乙丑年年混，想起幫工真氣人，員外是個暴發戶，慳吝刻薄待窮人，他吃白米飯，我吃糯米羹，他在那裏吃，我在這裏恨，吃的吃，恨的恨，可恨

老狗黑良心。(回句)(進客堂介)

(白)見了員外丟掉。(免禮介)

馬：見禮。

葛：見了旁人一禮，要還我一禮，見了員外昂昂不動，豈不是丟了一個揖？

馬：總是見禮。

葛：好！見禮，有何吩咐？

馬：命你去找人。

葛：找那個？

馬：找張大洪。

葛：張大洪是你家什麼人？

馬：是老夫的門婿。

葛：噯！

馬：哎，你這狗才緣何應起聲來了？

葛：員外，上說下應，越說越有勁。

馬：只准點頭，不准應聲。

葛：好！你往下說！

馬：從前張馬結親，兩家貧寒，如今我家豪富，小姑娘要另選高門大戶，命你叫他前來，寫下退婚文書，你快去快來。(起身下介)

葛：是！(背句)這老狗起下這嫌窮愛富之心，他還不曉得我與張大洪是老表，哎，我自有道理擺佈這個老狗，(向馬介)員外叫我找張大洪，到那裏去找呢？

馬：（轉回）到他家去找。

葛：那個人不出外呢？

馬：命你到樓學去找。

葛：他那窮，那有錢讀書呢？

馬：到大街去找。

葛：他欠人家的錢，還敢上街？

馬：你這狗才，一人找一人，難道還找不到嗎？

葛：找他啊，那好有一比？

馬：好比何來？

葛：好比藥舖的甘草。

馬：此話怎講？

葛：一抓就來了，正是：員外吩咐我遵命。（下）

馬：（唱下句）定要退掉這門親。（下介）

第二場

張：（上、唱）時不至來運不通，家徒四壁遭困窮，滿腹文章有何用，三餐難飽腹中空。岳父家去借貸大街攏。（走圓場遇葛）

葛：（唱下句）見了表弟打一躬。（白）表弟，那裏去嘯？

張：只爲家中貧困，無法度日，找岳父借錢去的。

葛：那個，你找岳父借錢去的，待我來看看！

張：表兄，你看什麼？

葛：我看你忘記帶枕頭來咧！

張：帶枕頭來幹什麼？

葛：把枕頭枕得高高的，好痴心妄想呀！

張：表兄，這是何意？

葛：什麼意思呀？你岳父起了一個心思。

張：什麼心思？

葛：從前你們結親之時，兩家貧窮，如今他家豪富，他的姑娘不願意嫁給你這個窮女婿，叫我將你強進他家，寫下退婚文書，好另行擇配，你還想找他借錢？

張：聽表兄之言，那我只有轉去。（欲去）

葛：慢點慢點，大丈夫只有上前，那有退後的道理？

張：依表兄之見呢？

葛：依我之見哪，醜媳婦總是要見公婆的，躲是不中用的，你就跟我去見他，就跟他辯辯道理，他有來賓，你有去語，萬一說他不過，還有表兄我啊！

張：那個，有表兄你！

葛：吓。我跟你說，那老狗還不曉得我們是表兄弟，此番去到他家，就照我的眼色行事，你我做成團套，擺佈那個老狗。

張：那就全仗表兄的大力了。

葛：走啊！（唱流水）表兄表弟骨肉親。

張：（唱）不爲表弟爲何人。

葛：（唱）行步開抬頭來觀定。

張：（唱）不覺來到岳父門。

葛：到了。

張：待我進去。（欲進介）

葛：你這個人莫慌哇，你來了總是一個客位，讓我先進去告訴你岳父知道，要他請你再進去。

張：他嫌我窮，怕那老頭不請我進去。

葛：他不請你，包在我身上。

張：那就有勞表兄。

葛：進去了就改口叫婿！（進門）老伯吓，老伯，來了。

馬：那個來了？

葛：張大洪來了。

馬：哼哼，老夫的網早就撒好了。

葛：員外的網，撒得大呀，還是撒得小？

馬：撒得大怎樣，撒得小是如何呢？

葛：撒得大就網着了。

馬：撒得小呢？

葛：撒得小就跑了。

馬：他跑吓，哼哼，老夫家中人丁甚多，叫他們去打。

葛：打！員外用不着那些人去打，只要一個人對付他就够了。

馬：那叫那個呢？

萬：就叫我啊。

馬：你會打嗎？

萬：那不是吹，睡着的狗子我一腳踢得牠飛跑。

馬：那我倒看你不出啊！

萬：你真是三十斤的鱸魚，把我側看了。

馬：好，少時就命你去打。

萬：打吓，啊！員外，那張大洪是讀書之人，書通文理，理通天下，少時你們兩人要面起理來，

你要說他不過，那我是不是要動手呢？

馬：當然要動手啊！

萬：那我就先告罪。（見禮介）

馬：告什麼罪？

萬：動起手來，你就站開些，怕的是我的拳頭沒有眼睛，你要碰倒它呀，那你家不能怪我的吓。

馬：就是誤碰兩下，爲小姑娘娘的事，老夫決不見怪於你。

萬：我也不會有心打你老人家嚇。

馬：好，把他叫進來。

萬：吓！員外，他到此總是個客位，這叫是有些不雅。

馬：什麼客位，老夫就是見不得這個窮鬼。

萬：你老人家見不得，那個又見得呢，不過這一回總是要見的，祇要他把這辦文書寫了，以後再不見就是的了。

馬：好，權且有請。

葛：你岳父在請啦。

張：哦！他在請啦。

葛：這個請字是我與你爭出來的。

張：有勞表兄。

葛：吓，進去了，就得改口吓，別叫我表哥。

張：哽哽哽，我知道了。

葛：隨我進來。（進門介）

張：岳父在上，小婿這廂有禮。

馬：罷了，葛麻，看坐位。

葛：好，張大相公請坐。

馬：看茶來。

葛：窮人喝麼茶啊。

馬：去。

葛：（進茶介，先送員外，後送大洪。）張大相公請茶啦，員外，雜種！

馬：噫，茶盅。

葛：（張置杯與馬杯相盞）我的表弟倒有些意思，藉這茶杯爲題，你來耍這個老狗幾句，吓，張

大相公。

張：什麼？

葛：一個人窮要窮得乾淨，富要富得排場。

張：我是那裏不乾淨？那些不排場？

葛：怎麼？你還在裝洋其象。

張：什麼事？

葛：拿出來。

張：拿什麼？

馬：葛爺，你在吵什麼？

葛：吵什麼呀，這個女婿難怪你老人家不要，這樣愛小利。

馬：愛什麼小利？

葛：喝了茶，把茶杯偷着裝進腰裏去了。

馬：（看介）幾個人吃茶？

葛：兩個人吃茶。

馬：你要幾個杯子？

葛：我要兩個杯子。

馬：（取杯介）你看這不是兩個是幾個杯子？

葛：喲，是兩個，哎，員外，照這個彩頭看哪，小姑娘的婚事退不成。

馬：怎見得？

葛：他們兩人這對姻緣，員外是想把他們拆開，從這個彩頭看，不但拆不開，還配攏了！

馬：吓，什麼話。

葛：（背白）看表弟坐在那廂，縮頭縮腦，我不過把老狗「噓」了起來，弄件衣服，讓他穿起，說，（吹介）噓噓噓……